

■牛腾明

晚上散步,话题多多,老战友讲起他童年时那些天真烂漫、无忧无虑的童年趣事,真是让人忍俊不禁,现撰写成文,以飨读者。

他5岁那年就离开了父母,被爷爷奶奶接到身边。那时,祖辈们教育后代的指导思想是:无为而教,顺其自然;小孩不淘气,长大不成器;从小不动,长大无用。因他是家中长孙,爷爷奶奶对其百般娇惯、宠爱有加、疏于管教。奶奶非常护短,在她眼里,孙子永远是对的。他在外边惹了祸,有人上门告状,奶奶不问青红皂白,将来者一通训斥,使“原告”落荒而逃。而作为“被告”的他,则洋洋得意。如此这般,一而再再而三,他愈发有恃无恐,整天像野孩子一样无拘无束,挖空心思,极尽调皮捣蛋之能事,有时难免闹出一些恶作剧。有一次,他将奶奶养的一窝小鸡仔全部捉住,放在水中观察其游泳,结果小鸡全部溺毙。幽默诙谐的爷爷象征性地拎根稻草追他,不料手脚不灵便,摔了一跤。奶奶不但不生他的气,还骂爷爷“活该”。

村中一群孩子拉起一支“队伍”,经“群众推荐”,由他担任“总司令”。他委任了一批“幕僚”和“随从”,并设立了“兵工厂”。大家找来木板和工具,依照小人书和电影中的图样,加工了许多刀枪剑戟等兵器,虽工艺粗糙、外形抽象,但耍起来煞是威风,令许多孩子羡慕不已,纷纷要求入伙。他们时常效仿电影中的战争布阵,实施“军事演习”,两军对垒,相互“厮杀”,乐在其中。

村东河边有一片瓜地,西瓜长得又大又圆,红瓤黑籽,又沙又甜,清凉解渴,令这群小馋猫垂涎三尺。无奈他们手中无钱,只有效法“鼓上蚤”时迁——偷。为打气壮胆,他们每次出发前都齐声朗诵:“下定决心偷西瓜,不怕牺牲往里爬。排除万难搞大的,争取胜利抱回家。”为防被捉,他们借鉴小人书《水浒传》中三打祝家庄时设绊马索的战术,在回撤的道路两旁树上拴



童年趣事

几根坚韧的细绳,一旦被发现,就急忙逃跑,遇到绳子,一跃而过。而看瓜人不知其中有诈,被绳索绊倒,摔得鼻青脸肿,他们则逃之夭夭,跑到树林中捂着肚子笑。后来,看瓜人吃一堑、长一智,在瓜地里挖了几个深坑,人躲在其中,盖上杂草,设下埋伏。有一次,他们“行动小组”的4个人全被生擒。看瓜人既不打也不骂,而是让他们光着上身、穿条裤衩站成一排,在毒辣辣的太阳底下晒。不大一会儿,上晒下蒸,他

们背上冒油、浑身淌汗、两腿发软,极其狼狈,他一扫“总司令”之威严。

有年冬天,他们在农田水利工地上发现一条冬眠的无毒水蛇,玩腻了,就顺手将蛇塞进一个单身老汉晒在墙角的尿壶里。半夜时分,老汉便溺,蛇被热尿一暖,苏醒过来,一下从壶中窜出来,吓得老汉大叫一声,扔掉尿壶,扯着脖子大嚷:“我的妈呀,出了活鬼!”翌日,当他向邻人绘声绘色地讲述昨夜的奇遇时,他们却躲在一旁掩

口窃笑。

他们村后有个大池塘,每到炎夏,便成了天然游乐园。他率领一帮“虾兵蟹将”,或仰泳、或狗刨、或打水仗,尽情玩耍嬉戏。有时,他们用稀泥从头抹到脚,一个个成了泥猴子,他们埋伏在路旁,待有人走近时,猛地一声喊便冲将出来,行人猝不及防,被吓得大叫。有一回,看见有个人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过来,他们如法炮制。因来人戴着草帽,他的脸上又抹有稀泥,视线不佳,没认出此人竟是回老家探亲的爸爸,不幸被捉。此前,他爸爸对他的“劣迹”早有所闻,便气不打一处来,直打得噼啪声声、哀嚎阵阵、泥水四溅,可怜他的屁股蛋上印满了凉鞋的花纹。他奶奶知道后,心疼得直掉泪,将他爸爸好一顿责骂。

他爷爷怕他玩水出事,就在他的手臂和腿肚上盖上私章,若章印没了,肯定玩水无疑,每天晚饭前检查。爷有上策,孙有对策,且后者更胜前者一筹。他探得爷爷存放印章之处后,每次玩水归来,便趁爷爷不在之际,取出章子,在原来位置重新印上。可怜他爷爷老眼昏花,竟毫无察觉,还向他的班主任夸他听话、不玩水。

他们村周围河流纵横交错,沟沟、水渠、坑塘里到处都有鱼虾的踪迹,且品种繁多。他们采取下网、钩钓、手摸等多种捕捞方法,收获颇丰。最有趣的要数掏黄鳝了。他们找来一根自行车轮条,把前端锉尖,弯成小钩,穿上蚯蚓,在鱼塘或河塘边低头寻觅,若发现湿润光滑的小洞,必是黄鳝“巢穴”无疑。先用手指弹水,引起猎物注意,再把钩伸进洞中,只见鱼钩一颤,贪嘴的家伙咬钩了。向外一拽,一条金灿灿、圆滚滚的黄鳝扭动着身子就出来了,不禁使人精神振奋、两眼放光。一天下来,掏四五斤黄鳝不在话下。将其拿回家中,用火煨烂,汤如乳汁,浓香四溢,风味独特,系家乡一道名菜。

童年的往事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,写下这些文字时,又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而那时的许多事情,无不打满了时代的印痕。

多少英雄隐于市 无问西东

在电影《无问西东》的最后,镜头中一闪而过的那些面孔,全是清华大学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名字。现实版《无问西东》近日则在复旦大学上演。19位古稀之年的复旦大学同窗聚首,他们多年从事重大项目研究,退休后回归平淡生活,或许,楼上楼下的邻居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和事迹。

遛狗老头是个核潜艇功臣

家住上海的张国夫就是这样一名“隐士”。1962年,张国夫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物理二系,结识了同样抱着科技强国志向的34位同学。1968年7月毕业时,这个班除2人被分配至中科院上海嘉定原子核研究所外,其余33人全被分配到了外地,有西南深山、西北荒漠、东北小海岛,甚至还有红军长征走过的毛尔盖沼泽草地。

“我都无法告诉妈妈我要去哪

里。”张国夫被分配到东北辽宁的荒岛上,在那里,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自主研发正在进行中。为了祖国的核潜艇事业,张国夫在荒岛上扎根了几十年。如今,在上海市普陀区一个普通小区里,年过七旬的张国夫经常牵着他领养的流浪狗散步,穿着条纹衬衫,像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邻家老头,没人知道他曾参与过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自主研发。“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人,不过是在那个时代去了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,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。”张国夫特别平和。

将军夫妻“转战”艺术团

只把青春奉献给祖国,哪管生身后名。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张利兴和朱凤蓉将军夫妇,也有过这样的经历。“等你们搞出原子弹,我的腰杆就硬了。”张利兴曾在颐和园遇到陈毅

元帅,接受了这样的嘱托,深感责任重大。为实现核领域的突破,1965年毕业后,张利兴来到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。他的夫人朱凤蓉也毕业于清华大学,毕业后也到大漠戈壁核试验基地工作。两人是清华校友中的“将军夫妻”,在大漠扎根了大半辈子,2016年才返回上海。

退休后,他们的生活也回归了平淡。两个人加入了清华大学上海校友艺术团,每周六都去练歌,张利兴唱男高音,朱凤蓉在女声部。2017年6月,艺术团登上《出彩中国人》的舞台,夫妻俩的故事才被人知道。

抗美援朝英雄读起老年大学

湖北武汉的尹新曾奔赴朝鲜战场,负过伤、立过功。如今,88岁的他心中平静如水。

1951年1月,21岁的尹新从河北唐山出发,跟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

战争。进入朝鲜的第二天,部队就遭遇敌机空袭,尹新被弹片划伤了脚。不久后,在晚上执行任务时,敌军在他身后投下燃烧弹,他眼见着好几个战友都牺牲了。1952年,尹新被安排回国学习新炮操作技术,半年后再次奔赴朝鲜战场,并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,立了三等功。由于多次遭遇空袭,尹新的耳膜被震坏了,回国后一直听力很差。在一次行军时,由于穿着结冰的棉裤追赶部队,尹新的腿被冻伤,如今只能拄拐行走。

从部队转业后,尹新来到教育系统工作,直至退休,老伴去世后,尹新跟着女儿一起生活。他喜欢每天去小区散步,找同龄人聊天,尹新还参加了老年大学,生活很充实。但对于上过战场的事,尹新很少主动提及:“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为国出力,义不容辞。”(据《快乐老人报》)